

2704

赴新参战的印江儿女



本 辑

编委主任：宋绍章

编委副主任：李敦礼 冉启文

编委成员：余兴杰 冯享名 田仁贵 龙泽灵 饶人爵
田儒佩 孟学书

主 编：李敦礼

副 主 编：冉启文

审 稿：宋绍章 李敦礼 余兴杰 田仁贵 冯享名
龙泽灵 孟学书

责 任 编 辑：余兴杰 孟学书

校 对：余兴杰 孟学书

目 录

前言	宋绍章	(1)
在朝鲜当侦察兵的日子	田应多 任伟	(3)
入朝往事片断	杨福昌 孟学书	(13)
从通信兵到驾驶员	杨昌权 孟学书	(18)
几年的朝鲜生活	文世龙 文安勇	(21)
入朝参战往事	张吉昌 陈世昌 周增强	(24)
我在三炮营中的见闻	张著国 周增强	(27)
参加第五次战役之回顾	叶朝学 叶顺利	(35)
我在朝鲜经历的四次战斗	任应明 任伟	(43)
两次入朝见闻	王永信	(52)
军旅生涯记略	魏德义 张安兵	(55)
入朝漫忆	游定国	(59)
在志愿军中当通信员	任贞富 任敬廷	(65)
一名普通志愿兵的回忆	冯小青 刘清泉	(74)
在一三六团的一段经历	任明权 周增强 任廷春	(77)
我的入朝参战经历	危双成 周增强 杨胜华	(80)
难忘的抗美援朝往事	祝世清 田斌	(83)
入朝参战一年之回忆	代泽钧 孟学书	(91)
攻打白山前后	杨昌西 孟学书	(96)
我的战斗生涯	任德权 任敬廷	(99)
入朝参战漫忆	梁作民	(104)

入朝散记·····	卢廷彩	孟学书(112)
在朝鲜的日子里·····	代复国	孟学书(117)
五七九高地上的加强排·····	潘兴仁	(123)
从步兵到号兵·····	尹大贵	周增强(126)
与英雄为伍·····	吴家礼	周增强(136)
我的军旅生涯·····	李昌连	冉启文(140)
入朝见闻记略·····	田兴安	田应茂(144)
我的入朝经历·····	周焜太	(147)
攻打五七九高地的回忆·····	马兆荣	谭承清(153)
入朝参战及回国初的一段经历·····	杨达昌	田儒佩(155)
我的炮兵生涯·····	任达生	任伟(159)
入朝前后二三事·····	代如松	孟学书 谭承清(164)
入朝轶事两则·····	蒋礼训	张安吉(171)
铁道卫士·····	任明鼎	张玉华 任达茂(173)
驻守成川的日子·····	李正华	孟学书 杨胜华(179)
驻守马良山期间的回忆·····	颜怀宣	孟学书 任廷春(182)
不平凡的日子·····	万成志	(185)
我在桥梁团中的经历·····	严天惠	戴传笔(193)
苦不过铁道兵·····	任明清	周增强(199)
我在朝鲜当铁道兵的经历·····	任明胜	任伟(202)
三年桥梁兵生活·····	杨胜明	周增强 杨胜华(207)
桥梁团中的见闻录·····	任廷瑞	孟学书(210)
我在铁道工程兵第一师中的见闻·····	周树言	孟学书(216)
赵仁伯日记选·····	赵小红	(222)
抗美援朝烈士名录·····		(229)

前 言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在美国侵略朝鲜，同时入侵我国领土台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维护东方与世界和平，而被迫进行的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印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踊跃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同时，先后选派了一千多名优秀儿女，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打击美国侵略者。在战争中三十二位同志光荣地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抗美援朝战争虽然胜利结束，距今已四十四年，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仍然是今天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赴朝参战的印江儿女》资料专辑，是参加志愿军的印江籍干战在朝鲜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记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艰苦的战斗生活，严酷的战争环境，以及他们面对装备精良的强大敌人，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体现了我军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优良品质。总之，本辑文史资料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可读性强，对后人特别是青少年有启迪教育作用，值得一读。

这辑文史资料的问世，是与板溪、天堂、新业等乡镇党政领导的重视和积极供稿、参加审稿、编辑的同志、朋友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在此致谢。

本辑文史资料，虽经几次审稿、定稿，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漏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宋绍章

一九九四年十月

在朝鲜当侦察兵的日子

田应多口述 任伟记录整理

一、参军入朝

一九五〇年十月印江第二次解放后大量征兵。这次我便应征入伍，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们从印江步行到思南。第二天坐汽车到了四川土桥。在这里才真正穿上军装，最初作为补充连。几天后，部队整编，我被编到工兵连。我们所在的三十一师，师长是赵兰田。赵师长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赵师长说，部队原本要西进，现在接上级命令，北方有意外，我部将挥师北上，希大家作好准备。这时，我们都还不知部队将要入朝作战。

一礼拜后，我部又坐车到了汉口。在汉口坐火车到了华北安家庄一带。在这里停留时，我遇到了侦察连连长周成厚。周连长是思南文家店人，老军人。周连长看我机灵、敏捷、身体壮实，问我：“小鬼，你愿意跟我去吗？”我想：出门在外，我们也算是半个老乡，有他照应我，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就由工兵连转入了侦察连。侦察连直属师部领导，是师直属队十一个连队之一，是师部指挥作战的眼睛。师直属十一个连队是：警卫连、侦察连、工兵连、通讯连、运输连、担架连、文工连、卫生连以及炮营的轻机枪连、重机枪连、八二迫击炮连。到侦察连我被编到三排九班，班长

姓丁，是老军人，很有作战和侦察经验。在安家庄一带，我们呆了二个多月。除打靶外，练观星座、辨树木等夜间识别方位能力；同时，进行模拟演习，捉“舌头”、摸“暗堡”、窃“情报”等等。每次演习结束后都要开讨论会总结得失。文化课也是必修课之一，主要学日常英语和朝鲜语。周连长和指导员马政芜经常下班来看望我们，表扬我们进步很快。最后，部队集中在晋县开誓师大会。会上赵师长和其他首长都作了动员报告。赵师长说：“也许一些人已经知道了，美国强盗侵占了朝鲜，把战火烧到了我国鸭绿江边，企图进一步侵略我国。我军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即将赴朝作战。希望我们每个同志，争取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光，到战场上个个当英雄。”直到这时，才知道我们独立三十一师与十二军直属的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合编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番号为九二〇），将入朝作战。誓师大会的当晚，部队坐火车到了天津。之后又坐了三天三夜的车到了吉林之集安。各连队又分别作动员报告。我们连长、指导员天天下连队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作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当时许多战士想起将远离祖国，远离亲人到异国他乡作战，思想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波动。说实在的，我想到家中上有高堂老母，下有一个无知小兄弟，我也才十九岁，因此也有一些想法。连长看到我这种情况，亲自买来鸡，打来烧酒和我一块吃喝，问我是不是想家了，一边又鼓励我好好跟他干。我见连长对我这样好，我怎么能不听他的话呢？再说，我也明白，为祖国而死，死也光荣，思想也就通了。一礼拜后，又走了三天路到了鸭绿江边。翌日，就看见了飞机，敌人的飞机来鸭绿江沿岸进行轰炸。当时江边有我们的

炮兵驻守，敌机被打跑了。老兵大骂鬼子飞机欺人太甚。因过河部队太多，当晚连长问我会不会凫水，派我带四人去另探河道。回来我报告连长说有条浅道，水只有屁股深。第三天，所有部队奉命好好休息。入夜，收拾好行装，我们侦察连作为先头部队先行过了江，夜行六十里到了朝鲜新义州。

二、在朝鲜当侦察兵的日子

一过新义州，所见之景，满目怆然。部队白天隐蔽休息，只能夜行。每晚敌人的照明弹都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连失落的针也能找起来。此时敌机照例来轰炸，“吱、吱”怪叫的炸弹划破夜空落到地面令人胆寒。有时炸得太凶了，部队只得停止前进。可那时正值春寒，北方还是冰天雪地，一停下来人就冻得直打哆嗦。战士们抽烟御寒，又不能透出火光，只能双手捧着，把烟夹在手心藏在棉大衣里吸上一口，然后再递给下一个战士。就这样白天休息，晚上急行军，经过二十八夜，才赶到离三八线约四十里远的太阳岭。部队一停下，十五分钟内大家必须各自挖好防空洞。因为此时已到前方，敌机常来轰炸。敌机象老鹰捉小鸡式俯冲下来。每次飞来至少都有二十多架，多则上百。敌机搜索目标飞得很低，用机枪、步枪都能击中。但上级命令不准开枪，因为一旦开枪会暴露目标而招来更多飞机更疯狂的来回轰炸。一炸就是几小时，甚至一整天，山头都会被削去一层，浮尘几寸上尺。在太阳岭的松木林里，我们大约休息了一礼拜。

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一天，师部刘参谋（作战参谋）告诉我们，为了争取主动，将进行第五次反击战役。我们师的主

要任务是打穿插，将敌分割开来以利消灭。为了区别敌我，我军夜战部队全部用白毛巾捆在手臂上，统一时左时右上下一致，实行突击穿插。当时我师奉命在中线，先头部队在涟川一带打败了美军三师和土耳其旅，与友邻部队直插永平、哨城里一带，分割敌军部队。这时，我们侦察连还没有什么特别任务，与师部保持一段距离向前推进。前面先头部队已再次打败敌军继续向前穿插，我们连队随后向前，在“三八”线两狼山附近与大约一个营的敌散兵相遇。电台孙参谋与保卫电台的十八名战士占高处架电台时被敌人炮弹击中，孙参谋与十八名战士全部牺牲。电台也被炮弹炸毁。这是我师在穿插中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损失。这时前方部队在“三八”线附近已打败了美军的一个团，大多数敌兵在其飞机、炮火掩护下潜逃。部队完成任务就回师杨口休整待命。

不久，据报敌人又有了新的计划，企图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之敌在朝鲜半岛中部建立新的防线。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大约五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我们接到命令，随大部队悄悄向东线穿插，与友邻部队成合钳之势歼南逃之敌。在穿插中，我们三十一师受阻，被敌截断，前锋九十一团已深入敌军腹地。我们随师部从山沟穿过敌防线到了洪川一带。敌人的炮火拖着长长红光从头顶划过落在山头，尘土铺天盖地罩来，前面穿插又受阻，这样，东线穿插没能按时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反被分割，我部奉命只得向中线突围转移。幸而天公作美，夜里细雨濛濛，昼日又浓雾弥漫，敌机不敢来轰炸。我们师直属队在九十三团的掩护下突围退到华川、杨口方向。九十一团却因接应不及被远困在敌区。后九十一团利用敌人运动空隙才突围出来。部队退回时沿途只见阵地炮弹

壳堆集成山，子弹象铺苔种遍地皆是。还有尸体横陈，一阵腥臭，让人作呕。

这次穿插战，我们侦察连是最辛苦的。没有特殊任务就作为战斗员保护师部安全，对敌作战。如果遇特殊任务，比如敌情不清、探路等又得先行去捉“舌头”，了解敌情探明路线。每次都是提着脑壳耍呢，不知吃了早饭还能不能吃上夜饭。记得在突围时，我和王国其、江云卢三人被派出过南汉江去执行任务。夜晚送情报回来到达岸边。有一朝鲜老头守一小船在江边，我们叫他送我们过江。老头也了我们一眼，不干，也不准我们动他的船。我们怀疑这老头这样不友好，是不是特务。因为当时敌特太多了，他们经常在我后方侦察我军部队驻扎地、指挥所、运输线等，然后指挥敌机来狂轰滥炸。王国其趁老汉不备，用枪托将老汉击昏，把他绑了丢在船中。我们每人抱一根木头下水，推船过江。船离江岸才丈把远，不知怎的被敌人发觉。敌人的炮火象飞蝗一样向我们袭来，炸在江中，激起丈把高的水柱。我们推着船在炮火掀起的狂浪里颠簸了半半个钟头，斜渡了三、四里才押着老头爬上岸。由于极度的疲惫和饥饿，昏倒在岸边的草丛里，天明才被友邻部队发现，救回师部。那一次就差点被敌人的炮弹击死。后来师部告诉我们，那老头是李承晚的一个地方特务大队长。我们因此受到了表扬。

遇险的经历远不止这一次。本来我们侦察捉“舌头”时以班为单位分组进行，非迫不得已是不与敌人交火的。一但交火，一般都是敌众我寡，搭上几条人命是小事，任务完不成影响了整个部队的作战部署则是大事。但在侦察时与敌人不知不觉交上火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穿插失败撤回时，我

们一个排奉命侦察敌情，取道突围杨口、华川之路与美、李混合军一个连队不期而遇。副排长、正副班长带一个班阻击敌人，另两个班随排长带情报合力突围。我们班负责阻击。任务完成后，再“八仙过海”分散突围。那一次，我们排死伤七人，与敌人周旋激战了三天多才被部队接回。

战争是残酷的，环境是险恶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许多时候，也很开心。战斗间隙，我们常有时间到师部玩，赵师长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手里常捏着一个大烟斗，“叭嗒、叭嗒”不断抽着叶子烟。战士们常会冷不防从他手中夺过来吸一口。在华川，师直属队就驻在师部附近，我常和连长到师部玩。一次我就叫赵师长把烟拿给我吸一口试试是啥味道。师长捏着燃着的烟斗笑了笑说：“小鬼，你抽不得，厉害得很呢……”我不听，趁他说着话不注意的时候，从他手中抢过烟斗猛吸了一口，呛得我涕泪横流，惹得师长和其他首长大笑不止……这一口让我整整醉了一天。

战斗间隙，来自大江南北的战友常坐在一起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乱侃一通，或哼上几句，大家为死去的战友，为战斗的胜利同悲同喜。

穿插战后，我们师在华川整编，补充了新的兵员。为了阻挡敌人向北推进，我们在中线加固工事。此时战争进入了第五次战役的阵地战阶段。

阵地战阶段双方进行的是拉锯战，在“三八”线附近。虽无大仗打，但小仗不断。敌机经常来我军阵地上空轰炸。白天尤甚，几十架敌机成群结队，分批前来。首先是侦察机来侦察，接着轰炸机来轰炸，一千八百磅的硫磺弹如陨石般劈头盖脑砸下来，炸成丈把宽的大坑。轰炸之后，广播机又

飞来飞去，撒传单，喊什么：“志愿军战士们，你们违反天家之规定，你们被包围了，你们投降吧”等等，搞政治攻势。敌人就利用其空中优势，给我们造成较大的损失和困难。

一次在杨口，有几个战士实在憋不住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到防空洞外面洗衣服，恰逢敌机来轰炸，有七人被当场炸死，其中有一个是朗溪人。敌机发现目标后，在这一带轮番轰炸，我们的许多防空洞被炸塌。当时师部刘参谋和我们有六人一起被封在洞里，喘不过气，汗水股股冒。有人想刨开洞口冲出透透气。但外面敌机还在轰炸、扫射。刘参谋急命大家用小铁镐撬出一小孔，把鼻子贴近小孔处呼吸，不要一下子把洞挖开，暴露目标，造成更大的不必要的损失。这一次许多战士被埋在防空洞中窒息昏死，一些伤重者被送回国医治。我们当时要不是刘参谋出那主意也难逃此劫。这一次后，部队发明了挖“z形和“w”形坑道，每条道至少有两个出口，中间隔二至三道墙，这一来比以前的直道防空洞防空能力强了许多。

这一阶段，我们侦察连除参加挖坑道防守，维持艰苦的阵地战和麻雀战外，还要经常外出侦察敌军的火力布置情况和指挥所的位置等，以便使我军的火力能给敌有效的打击。

一次，我们奉命到离杨口大约四十里地的玉母洞一带去探查敌军在这一带的火力布置情况。连长命我们班上去侦察。夜，黑黝黝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十三人分三组向玉母洞所在的山上慢慢摸索前进。丁班长、王国其、江云卢和我在最后。天快亮时，前两组战友已爬上一山坨，进入一个与另一山坨之间的开阔地。我们后面四人正准备爬上山坨，

突然一阵轻机枪“嗒、嗒、嗒”地叫了起来，子弹雨点般从我们头顶飞过。接着，另一山坳也传来了一阵沉闷的“突、突、突”的叫声，有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是重机枪声。原来，我们班前两组战士不知不觉闯入了敌军的机枪阵地，暴露了目标，被压在敌人的火力网中。枪声在寂静的黎明时候格外刺耳，火舌一束束红艳艳的。我们一看这阵势就知不好，接应只能增加更多的伤亡。班长命令撤。我们四人抱着枪，蠕着身从山上滚了下来，哪管什么刺笼，什么高坎、陡崖，只求尽快趁天未亮前退出敌人的火力范围，撤到安全地段。这一次上去十三人除我们四人和张毅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张毅，印江城人。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也“光荣”了，按烈士报了土去。可大陆开放后，他又从台湾回来了，现定居台湾。前年回家探过亲）。

冲出火力网，撤到安全地段后抱着枪，靠在防空洞里。闭上眼，战友活生生的音容就浮现在眼前……

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一有机会，我们会向美国强盗讨还这笔血债。

我们怀着仇恨，多次捉到敌人的话务兵、吉普车，探到敌人的火力点，为一次次战斗胜利创造了条件。我们还摸到李承晚军占据的汉城去侦察敌指挥所的位置和兵力布置情况。那一回是在大反击前，我们在离汉城百多里路上挖了一席之宽的一个大陷坑，加上伪装，然后埋伏在路边。一天夜里，一辆敌军吉普车从外驶来，开往汉城方向，到此处被我们俘获，我们扒下敌人的军装，取了证件。原来是韩军的一个师级干部及其随从人员。周连长派人把俘虏送往师部，叫我和另外三名会朝鲜语和英语说得较好的战士换上敌军服坐

上车，开向汉城。周连长亲扮敌军官。周连长是赵师长最为得意的人，就在我们电台被炸毁之后，他曾只身一人到敌方扛回一部电台呢。我们四人分别装成司机和警卫员，到达汉城，天已亮了。城门有卫兵拦着。周连长出示了敌军官证件，与卫兵讲了几句朝鲜话，卫兵搬开路障，让我们进了城。我们在城中转了一转，对需要了解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便打道出城。卫兵见是“自己人”，二话没说便放了行。大概是敌人察觉了，我们出城后不久，三辆敌摩托车向我们追来。可惜太迟了。我们估计已到达安全地带，把车子弄翻后，爬山行走，一天一夜后，平安回到了连队。

三、负伤回国

阵地战阶段后，我部又在华川整编，准备进行大反击。我们奉命去执行侦察任务。在“三八”线附近（小地方已记不清了），我与王国其、江云卢三人组成的小组与敌一个班相遇。在突围过程中江云卢和王国其牺牲了。我冲出敌重围时腰上负了重伤，左腿膝盖被敌子弹打穿。爬了一天才遇到我们连的颜司务长和另外三名三野兵团的伤员。他们扶我同行。不久又遭敌机的轰炸，我与颜司务长失散，又只得一个人向着华川方向爬。夜间爬，白天躲在草丛或林丛中。两天两夜后，在一个山洞，遇到了本部的吴向乾（印江陈家沟人）。此刻，什么饥饿、困苦、危险都统统忘记了。我俩彼此摸摸对方的头，好象都不相信还活着，吴向乾送我到了连队。连长看我伤势太重，把我的伤残证明缝在内衣口袋里，第二天派两人送我到后方。两个战士抬着我向阳德方向走（阳德已完全被我军控制，成为我们的后方）。在一条山沟

里，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两个护送我的战士自顾不暇，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我又只得一个人向北方爬。也真凑巧，在山沟里又遇到了前面遇到的三野兵团的三名伤员，他们也与担架队失散了。我们互相鼓励，结伴同爬。沿途时有敌机轰炸，又加上几天来未进一点食，只能从林丛中扯一些不知名的野菜充饥，一夜大概只能爬七、八里路程。过了四天四夜，我们遇到了不知哪一个部队的一名女卫生员。她在一个防空洞里照料几名伤员。女卫生员看我们伤势太重了，必须送往后方，于是拦车送我们到后方。到第二天夜里，才拦到一辆运输车，她给了我们每人一小勺炒面，同司机一道将我们抬上了车。车上没有任何可以垫体的东西，硬邦邦的。司机是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他说：同志们，你们要挺住啊，没办法，我车开得快呢。汽车上路，果然风一般快，又因路面早被敌机炸得坑坑洼洼，我们几次在颠簸中醒来，又在颠簸中昏过去。不时又有敌机来轰炸、扫射，司机只好时前时后，时左时右避开，身体与车体的撞击又让我们身上多了些青青紫紫的疤痕。经过一天一夜的急驶，车终于到了阳德。就停一车，司机赶忙上车厢看我们。见一个个都活着，对我们说：“没想到你们还活着……”

在阳德，我们被安置在一个大山洞里。山洞很大，有几百志愿军伤员住在里面。由于当时药品奇缺，许多伤员的伤口都已化浓生蛆，只得用汽油擦，作消炎之用。一礼拜后，我们坐了五夜车回到了祖国的济南县。在这里许多祖国的亲人特来慰问我们。我们舒舒服服洗了一个澡，换上了干净衣服。九天后，经同化到了上海二二五野战医院治伤。伤好后，进了华东荣誉军人学校学习，后又到贵阳荣誉军人学

校，以后就再没入过朝。

入朝往事片断

杨福昌回忆 孟学书记录整理

办渣豆腐受表扬

一九五〇年古历十月，我在印江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师的一名战士。五一年三月随部队辗转到辽东的安市市。在这里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属第十二军。当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奉命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朝鲜国土，去支援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者。此时我已调到师后勤部炊事班当炊事员。师首长们因为工作忙用餐无规律，所以虽然饭菜同大家一样，但生活是另开，有专门的炊事员。我们炊事班主要为师部直属的三百余人煮饭。炊事班共十二人，其中五人负责煮饭和弄柴。有时通信班的人无事也帮忙弄柴。我们办菜的有七人，并负责采买。急行军三个晚上我们抵达成川，遇李承晚部队阻挡，经过激战，李承晚军败走，我们继续前进，开始打追击战。不久，所带干粮、罐头全吃完了，部队只好吃高粱。我们师大部分是西南籍兵，吃不惯高粱，而且又没有蔬菜吃。如何让大家在现有的条件环境下吃好饭呢？朝鲜的黄豆多。我忽然想到同志们一定喜欢吃渣豆腐。通过联络员（由朝鲜人民军的人担任）买来了黄豆。我一个人上坡去找野菜。挖回来野菜后又找朝鲜老百姓的磨子